

後漢書

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

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

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

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
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
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
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
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
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
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

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

嘗欲市暉牛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爲掾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

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

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

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歿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

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

給之曰

給欺也

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

奉之於蒼

主

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

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

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

示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

帝聞壯之及

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

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

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

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仆 倂也吏人畏愛爲之歌

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

記曰坐考長吏曰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死獄中州奏免官

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

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

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
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
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
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
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
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
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

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
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
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
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
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
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

詩曰

衮職有闕仲
山甫補之

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

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

無退思之念

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

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儉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補過

孝經曰退思

患之甚久

惟今所言適我

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

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

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煮字

又宜因

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

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

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

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

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

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

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

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

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
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

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
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
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
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
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
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

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

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

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

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

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

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

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

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執爲有令德穆荅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類回不敢以迎孔

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

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

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

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

淵聖御名

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翼執地親重望有以扶

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翼曰穆伏

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歷法太歲在丁壬歲

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以爻居上六故

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

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

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

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

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

儒

申重也

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

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

專心公朝割除

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

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

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

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
房星明年當有小戾宜急誅茲臣爲天下
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
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
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
龍二見沛國翼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
爲應於是請暘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
御史相帝臨薨雍行禮畢

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時同郡趙康叔盛者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

禮記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

也時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